

诗与人生

在诗词中品味生活的诗情

通过诗词,走近诗人诗作,走近诗人背后的时代与人生,今天的年轻人是可以从中汲取养分的。

领略平淡之美 感悟生活之诗

在似乎毫无诗意的地方,品咂出浓郁的诗意,这也许是唐代诗人孟浩然最大的本事。

十多年前,我让学理科的儿子重温《春晓》和《过故人庄》,他不以为然地对我说:“有什么好重温的,《春晓》不就是春天睡了一场懒觉吗?《过故人庄》不就是到老朋友家吃了一顿饭吗?”我批评他:“你春天懒觉可没有少睡,平时饭也没有少吃,但从没见过你作出诗来,你甚至感受不到这两首诗中的诗意。”

只有心灵充盈着诗情,才能处处感受生活中的诗意;只有具备细腻的感受能力,才能在别人觉得乏味的地方发现诗趣。同样的,只有处处感受生活中的诗意,心灵才会时时洋溢着诗情;只有不断发现日常生活中的诗趣,感受能力才会日益敏锐细腻。

有人说,日常生活无非就是柴米油盐,它们往往会冲淡诗情,甚至会消磨诗兴,又如何能领略日常生活中的诗意呢?

不妨以《过故人庄》为例。此诗写的是孟浩然到老朋友家做客,标题中“过”的意思是拜访、探望。初读感觉不到他是在写诗,倒像是在和老朋友聊天,而且聊的不过是访友、吃饭、家常,还有临别时答应要常来常。

往,这一切再稀松平常不过了。

细读你才会发现,诗人对访友有全新的体验。诗一起笔就出手不凡,以“故人具鸡黍”发端,老朋友先备好鸡黍,再请他去做客,是为了突出主人的盛情。古人把吃鸡肉和小米饭,当做农家很隆重的款待,即使今天也显得质朴又温馨。颔联“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绿树”“合”字已经够好,“田家”全在浓荫掩映之中,而青山“斜”得更妙,好像青山依偎着城郭的肩膊,连画家都画不出这般景致。“开轩”则“面场圃”,“把酒”只“话桑麻”,看到的是农家景,吃的是农家饭,谈的是农家话。两个老友莫逆于心,离开时,诗人主动说以后不清自来:“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田家,一顿平平常常的饭菜,却激起诗人浓浓的诗情,也带给读者无穷的回味。诗中平静的语调、朴实的语言,与淳朴的农家气氛,构成了高度和谐。如今我们身边许多人,也都喜欢到郊外去吃农家菜,可往往忽略过程中的美感,难得从容欣赏、细心体会,更少有怦然心动。哪怕再美的游览胜地,如果没有感悟美的心灵,没有感受美的心境,只会“到此一游”便作罢。培养对美的感受力,是诗词在今天为我们所需的重要原因。

无论顺境逆境 在诗中升华人生

可能有人说,今天社会的节奏太快,人们面临各种压力,如何感受生活中的诗意?我因为这些年一直在网络视听平台讲解古诗词,与年轻人有很多互动,所以理解人们当下的生活状态。我想说,通过诗词,走近诗人诗作,走近诗人背后的时代与人生,今天的年轻人是可以从中汲取养分的。

成功欢乐能让人感受喜悦,挫折失败能让人体悟悲伤,尝过人生大喜与大悲的人,更能走进生命的深处,更有生命的耐力与韧性。杜甫一生几乎与贫穷相伴,但他从来没有被贫穷压垮,贫困苦难反而凝成杜甫的珍珠,形成了他那“沉郁顿挫”的风格。他

的《空囊》一诗,就以幽默调侃的笔调,写自己无食无衣的苦况,表现了诗人对穷困的蔑视,对苦难的超越,诙谐而不油滑,幽默而又深刻。

北宋陈师道感叹:“世事相违每如此,好怀百岁几回开?”南宋方岳似乎有意附和:“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心想事成”属于美好愿望,“事与愿违”却在日常生活中难以避免。不妨以爱情为例,陆游《钗头凤》大家耳熟能详。75岁那年,暮年陆游重游沈园触景生情,写下《沈园二首》,表达自己刻骨铭心的思念。近代诗人陈衍在《宋诗精华录》中评价说:“就百年论,谁愿有此事?就千年论,不可无此诗。”爱情悲剧成就了爱情名诗,这种“伤心之事”反而使我们更加珍惜爱情,更加热爱生活。

元稹用泪珠写成的“曾经沧海难为水”,苏轼满怀深情写就的“十年生死两茫茫”,让后人体认到爱情的美好,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可见,不仅顺境能引发豪兴,逆境也能激起诗情。不管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不管情绪昂扬还是低沉,都不妨碍我们走进诗歌意境,感受丰富复杂的情感,获得人生境界的磨砺与升华。

读出自身个性 品出时代新意

我们要品咂出口常生活中的诗情,就应在古典诗词中读出时代的新意。常言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陶渊明一千个李白。一个合格的古典诗词读者,既应读出自身的个性,也应读出所处的时代特性。

我们在一首古诗中读出的“意思”,不必是作者的“意思”,清人谭献在《复堂词录》中说,“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更不要搬用前人的“意思”,一首唐诗要是宋人这样说,明人还是这样说,清人又是这样说,今天我们跟着也这样说,这一首诗就“读死”了。我们说一首诗是不朽的经典,是说这首诗具有超越时代的魅力,它能引起每个时代读者的共鸣,能抚慰每个时代读者的心灵。

诗人是在抒发自己的情感,又好像是在倾诉我们的心声。

这就需要我们在古典诗词中读出时代的新意。现代阐释学告诉人们,从一篇文学作品中读出的“意思”,是文本与读者视域融合的结果。从读者这一层面讲,视域越广,思考越深,感受越细,我们在诗歌中的所获就越多,对诗歌的体悟就越透。因此,要读出时代的新意,我们就必须走在时代的前列,养成时代的文化人格,具备时代的知识结构,广泛吸收优秀文化营养,在文化和精神上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我在大学中文系授课,即使一年能教200个新生,10年也只能教2000个,100年才能教到2万个。而今,在网络视听平台上讲解古诗词极大拓展了我的教学空间,无论天南海北、国内国外,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视频网站上听课。很荣幸,“感动中国2022年度人物”颁给了我们这些在网络视听平台“发挥余热”的“银发知播”。我希望自己能尽自己所能,在网上打造一个诗性空间,让年轻人亲近古典诗词,走进古代诗人的心灵世界,以激发年轻人的生命活力,丰富他们的情感体验。

我们“要”而且“能”激活沉睡的古典诗词,我们不是古典诗词的旁观者,而是参与了这些诗词在当下的再创作,我们既是读者,也是诗人。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在古典诗词中品咂现代生活的诗情,和陶渊明一起种豆,和李白一起登山,和杜甫一起感怀,和苏轼一样超然……

(据《人民日报》作者:戴建业)

书界动态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揭晓

7月31日,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奖结果在京揭晓。

经评奖委员会评审,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审定,25部作品、5位译者荣获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其中,阿舍的《阿娜河畔》、马伯庸的《大医》等获得长篇小说奖,阿尤尔扎纳的《蓝天戈壁》(蒙古文)、包伟的《十寻》等获得中短篇小说奖,吉米平阶的《幸福的旋律——西藏脱贫交响曲》、牛海坤的《让世界看见》等获得报告文学奖,黄芳的《落下来》、金荣健的《鸟声嘶鸣冬山》(朝鲜文)等获得诗歌奖,北雁的《洱海笔记》、柳客行的《青白石阶》等获得散文奖,艾布、朵日娜等获得翻译奖。

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参评作品范围为少数民族作者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或少数民族文字创作,2020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在中国大陆地区首次成书出版、符合评选体例要求的作品。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由中国作协和国家民委共同主办,自1981年创办至今,共计734部(篇)作品、44位译者获奖,在繁荣民族文学创作、发展民族文学事业方面作出了应有贡献,受到文学界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据《光明日报》作者:刘江伟、饶翔)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50年发行量逾3000万册

近日,《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编纂50年座谈会暨《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6版)、《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辞典》新书发布仪式在四川成都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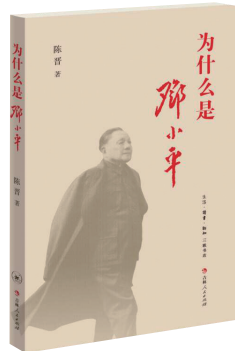
活动由商务印书馆和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辞书学理论和方法编纂而成的古代汉语字典,从开始编纂至今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光辉历程。50年里,这部字典进行了5次修订,累计印刷近2000次,发行量逾3000万册。1995年,《古汉语常用字字典》荣获首届中国辞书奖一等奖。《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6版)修订工作于2021年启动。经过修订,第6版在科学性和实用性等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是一部贴近读者需求、助力提升读者古籍阅读水平的精品辞书。

(据《中华读书报》作者:陈菁霞)

新书推介

《为什么是邓小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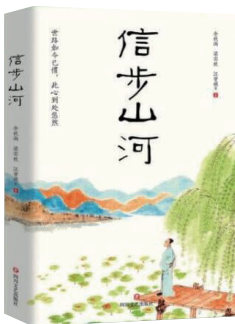
★作者:陈晋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该书不是从邓小平理论体系和生平业绩的角度展开论述,而是在对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概括的邓小平六种精神风范深刻领悟的基础上,对邓小平的人民情怀、精神境界、博大胸襟等“主体特点”,做了更加深入的挖掘。

《信步山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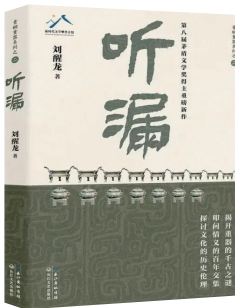
★作者:余秋雨、梁实秋、汪曾祺等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感念人间、岁月、山河的名家散文集,诸多名家记录了他们与一些地理坐标的相遇,记录了一次次与世界的真情相拥、一场场与自己的温暖邂逅。本书呈现了引人入胜的“人间风景”,更展现了一种自得、自适、自在的生命状态。书中收录了余秋雨的《阳关雪》、汪曾祺的《昆明的雨》、梁实秋的《忆青岛》等,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

《听漏》

★作者:刘醒龙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该书是刘醒龙青铜器系列长篇小说的第二部。小说以半个世纪以来考古人的生活与命运为经,以青铜器九鼎七簋承载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为纬,将个人命运、城乡变迁与文化遗产、历史演变结合起来,通过田野考古现场呈现丰沛的考古和文物知识,通过两代考古人的命运纠葛展现了半个世纪以来的城乡变迁,通过对考古人精神世界的揭示追问了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更通过对礼器制度的追溯探讨了历史变迁中的人心与伦理。(本报综合)

本版转载文章作者,请联系编辑(电子邮箱:lyrbshb@163.com)告知地址,以奉稿酬。

精彩书摘

鱼传尺素的浪漫

在古代,书信是人类交流、沟通、联系的重要方式。“展信安,见字如晤,翻一页纸,知三生事。”中国人自古最懂纸短情长。

从前,车马慢,书信远。在那飞鸽、马车、乌篷船的年代,昏暗的油灯前,有人用一管羊毫、一块古砚、一纸花笺,寥寥数字,却写尽了家人人事,儿女情长……“鱼雁传书”“红叶传书”,书信跋山涉水送到收信人手中,把思念送达,让风回到了家。

齐白石早年就画过信笺给朋友使用。他在《白石老人自述》一文中提到:“那时,龙山诗社从五龙山的大杰寺内迁出,迁到南泉冲黎雨民的家里。我往来于龙山、罗山两诗社,他们都十分欢迎。其中另有一个原因,原因是什么呢?他们要我造花笺。我们家乡,是买不到花笺的,花笺是家乡土话,就是写诗的诗笺。两个诗社的社员,都是少年爱漂亮,认为做成了诗,写的是白纸,或是普通的信笺,没有写在花笺上,觉得是一件憾事,有了我这个能画的人,他们就跟我商量了。我当然是义不容辞,立刻就动手去做,用单宣和官堆一类的纸,裁八行信笺大小,在晚上灯光之下,一张一张画几笔,有山水,也有花鸟,也有草虫,也有鱼虾之类,着上了淡淡的颜色,倒也雅致得很。我一晚上能够画出几十张,一个月只要画上几个晚上,分给社员们用,就足够的了。说起这花笺,另有一段故事:在前几年,我自知文理



《北平荣宝斋诗笺谱》张大千画原稿(资料图片)



《荣宝斋诗笺谱》草虫笔 齐白石 1935年北京画院藏(资料图片)

还不甚通顺,不敢和朋友们通信,黎雨民要我跟他书信往来,特意送了我一些信笺,逼着我给他写信,我就从此开始写起信来,这确是算得我生平的一个纪念。”

齐白石经常用自己画的信笺给朋友写信,比如他会挑选具有纪年性质的笺纸在当年给师友、徒弟写信,或会挑选符合心境的笺纸信手拈来而用。

鲁迅收藏过大量的花笺,并以花笺写信给其好友。他曾给新婚不久、已有身孕的许广平用漂亮的枇杷笺和莲蓬笺写信。鲁迅知道许广平爱吃枇杷,莲

蓬并蒂又意为多子多福。妻子看到笺上图案,就已心领神会丈夫的温柔情谊。

在去世前的两年里,鲁迅还使用过大量影印的中国古代笺纸,精心挑选给朋友写信。胸部染有旧疖的他,在闷热的上海租界地,笔耕不辍地战斗着。那案头的诗笺、花笺,代表了他与知音好友、年轻艺术家之间的交流、沟通,构成了他生命最后的绝响。他说:“譬如哪怕是极其简单地收集几枚画有旧式图案的笺纸,我们或许也能够从中观察到其所在时代的风气、习惯以及社会的真实面貌。”

